

神 探 古 罗 夫 探 案 集

天堂魔鬼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蒲 一 平 译
孙 汝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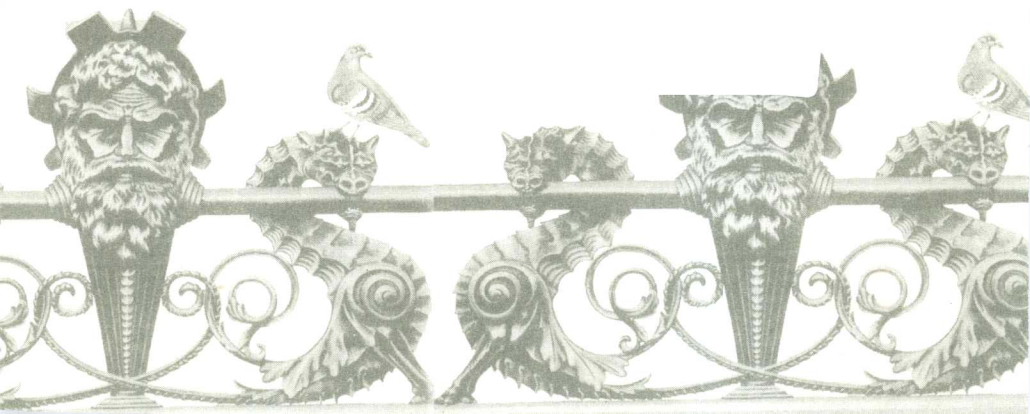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鬼魔堂

[俄] 尼·列昂诺夫
蒲一平 译

著
译
太

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魔鬼 / (俄罗斯) 列昂诺夫著; 蒲一平译.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1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ISBN7-80605-969-5

I. 天... II. ①列... ②蒲...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869 号

神探古罗夫探案集

天堂魔鬼

[俄] 尼·列昂诺夫 著

蒲一平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5 插页 24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969-5/I·833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 嗜血豺狼
- 雇佣杀手
- 迷离毒案
- 美色陷阱
- 毒蛇出洞
- 义救死囚
- 天堂魔鬼
- 蹄下阴谋



作者简介

尼·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1999年1月去世。大学法律系毕业，在警界当侦探10年，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皆被拍成电影。在俄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能唤醒民魂。”

Действующие лица.
 Куров Лев Павлович.
 Крячко Станисла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рия Бурова - жена, актриса.
 Орл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 генерал.
 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 бухгалтер.
 Сивилер, хромой, рабоч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веркин.
 Билим медведи.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ова.
 Кладанк Николай
 Генерал, Фокин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чин Лев Иванович -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 Братя охранники
 Левый правый
 "Оружие Агран-200" и пистолет "Беретта".
 Генерал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Олег Еленович. Катунь.
 Станислав - авторитетный судья авторит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Сазан"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
 Тамара Старова.
 Марья Семья Кирпичников - мэр города, член розетки
 Страница -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Инновации
 Братя; Авторитет: Тимин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кция".
 Вице-президент Тимин Семья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гелина Завважас - жена Семья
 "Самсон" авторитет Мерфи Елизаветовна Катерина.
 поздравить "Амурского". Вальтер Никитична
 Носов - соратник друга
 Авторитет - Сазан Кастор.

作者手迹

总 目 录

天堂魔鬼	蒲一平	译 (1~133)
背后一枪	孙汝林	译 (1~245)

内 容 简 介

在天堂般的度假村里，闪过毒贩子的魔影。神探古罗夫不动声色，跟踪追寻。他费尽周折，在山穷水尽之际，终于踩住了恶魔的尾巴。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9)
第三章.....	(61)
第四章.....	(85)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15)

第 一 章

特大案件全权探长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罗夫正在收拾上路的行装，他准备外出休假。他的父亲是警察少将，母亲是医学博士，几年前双双退休，正在赫尔松的“祖传家业”的园子里躬身务农。父亲体格健壮，肌肉发达，修复了两间五面承重墙结构的破烂不堪的平房，开始养鸡养羊。总而言之，是全力发展农业经济，精心种菜务果。干完两个季节，母亲的双臂晒得黝黑，双手长满了老茧。现在她拿草叉和铁锹干活娴熟极了，仿佛她一生从来就没有摆弄过显微镜和试管似的。儿子每年要去农村游一回，是名副其实的转悠，因为他的身上始终散发着高级香水的气味。

小古罗夫不会也不爱干田园的活。父母也不责怪儿子，他们认为不能把一个人硬栽在土地上，他应该自己亲近土地，这样他就不再离开土地。

古罗夫刚给父母打完电话，说他想回去几天，但心里又

十分矛盾。他很想探望双亲，但又不想穿上胶鞋在园子里起垅打畦。当春天来临时，土地变得虚松绵软，发出令人快活的扑哧扑哧的响声，等待人们下种，古罗夫不愿意挥镐刨地。到了夏天，土地被太阳晒得又干又硬时，古罗夫也不愿意翻土锄草。每当秋令将至，大地慷慨地奖励人的劳动，西红柿压得藤蔓快要斜倒，土茴香、洋芫荽和葱头满地香气袭人，古罗夫也不愿意在园子干活。虽然母亲一再证实说，她在农家宅院生儿子时，几乎同母牛下牛犊在同一个时间，但老行动队员早就料定，他的儿子是注定走城市柏油马路的孩子。他熟悉并懂得城市的含意，他从哲学概念上领悟了父母离开城市文明而下乡的结局。他声称，如果他的生活能够过得正常如愿，他是指英年不被打死的话，他一定会带上孙子定居在老人身旁，他们一定会成为模范农民的。

我们的上校——骨干行动队员正准备起程返乡，陪父母小住几天。

这时有人按门铃。古罗夫满以为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斯坦尼斯拉夫驾到，刚要拉开沉重的门插，但到最后时刻他还是和平常一样，先看了看窥视孔。真是让他出乎意外，他看见玛丽娅同斯坦尼斯拉夫一起来了。

他们的恋爱自古罗夫同第一个妻子离婚后，已持续了一年有余。这个期限真的有点创纪录性质。不少妇女崇拜古罗夫，经常向他献情投爱，但却不愿意同他长久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先后含泪痛苦地离开了他。玛丽娅也是半年之前悄然离去的一个，然而由于她是一名才华横溢的演员，同别的离去的妇女不可同日而语。

“你还在睡大觉，不想开门，是吗？”玛丽娅用拳头把房

门敲得咚咚响，显得极不耐烦，又带着挑战性。“十有八九穿着短裤头，没有刮脸，对吗？”她忍不住了，便笑着说。

“脸刮过了，还没有穿鞋。”古罗夫把门完全开大。“你好！你想像不出我见到你是如何的高兴！他为什么早不打个招呼呢？”

“你最好还是谈点别的事吧！”玛丽娅亲了一下古罗夫的脸颊，大摇大摆地朝寝室走去。“斯坦尼斯拉夫！快进来，这里似乎没有别的姑娘。”

斯坦尼斯拉夫也是一位上校，比自己的上司矮半个脑袋，但肩膀硕宽，两颊红润，好说风凉话，但情况要求他严肃庄重时，他的冷嘲热讽总会退避三舍。眼下这一时刻正好有这个要求。

“你这是进行大扫除吗？或许上校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当政时没有来得及休息，打算近日外出度假？”

好个善于耍滑头的家伙！他同别的人早就知道古罗夫的休假计划，他们借用部机关的某个办公室，今天早晨聚会在一起，还喝了一次必不可少的、象征性的门前清。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问题，古罗夫一时踌躇难对。他仿佛全身打上了石膏夹板，无法把视线从玛丽娅身上移开。在某次演艺界聚会中有人介绍他同玛丽娅认识时那曾让他不由自主地大吃一惊的想法，现在又在他的脑际拉开幕布：这位靓丽的、由于我行我素而高傲的、有时疯疯癫癫的女人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什么呢？她有时露出最天真无邪的神色，说出生动而有伤大雅的词汇，竟能把我们这些远非幼稚、熟背典故的行动队员一个闷棍打昏，或者相反，能让正在津津乐道着善意笑话的亚美尼亚人猝然停止。她说：“军官先生们，你

们讲出如此下流的话不觉得害臊吗？”“下流”这个词在她的嘴里永远是大写的。讲笑话的人马上就闭嘴噤声，刚才还在哈哈大笑的听众个个感到困惑莫解，耷拉下脑袋。

古罗夫甚至朝朋友没有看一眼。他只顾提紧运动裤，一个劲地看玛丽娅。既然他欣赏过她的美丽和她对他这位普通警官那种猜不透的、神秘难解的关系，他可以大胆地把这种关系视作爱情。

至于玛丽娅是倾心真爱还是逢场作戏，我们无法下出确切的定义，因为无论是一人独居于室内还是当着几百人的面谈笑风生，对她而言都是一回事。

“亲爱的，”玛丽娅捏住古罗夫的衬衣领口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答应过我们今天要飞向大海了，对吗？”

“我可以做证。”斯坦尼斯拉夫坐在沙发上，顺手从小桌的盘子中抓了几个花生。

比计算机反应还快的古罗夫感到自己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保持面子的惟一可能只有无条件投降。

“你的记忆永远准确无误，而我向来也说话算数，有诺必果。”古罗夫回答，发现斯坦尼斯拉夫点首称是。

“我想，你不会在北冰洋边上选择一家三星级的柴房去住一阵子吧？”

古罗夫用蔑视的目光瞪着斯坦尼斯拉夫，毫不怀疑眼前发生的一切，全是他心血来潮一手策划的。他现在还煞有其事地继续装蒜。“能在冰川地带想出搭一个凉篷来，主意不坏嘛。再准备上三天的干粮，带上一部打不通的报话机。”斯坦尼斯拉夫乐得开怀大笑。

玛丽娅去了寝室，关上房门，男人们失去观众，“戏”也演不成了。

斯坦尼斯拉夫匆忙走到沙发前边的桌子前，连珠炮似地说：

“我只是执行我们共同的领导奥尔洛夫少将的命令而已。”他把一个装得圆鼓鼓的信封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安塔利亚，夜总会式的豪华宾馆，有人接送，有阳光、大海、椰子树……别的东西我忘记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航程。”他换了一口气，“将军跟你的母亲说妥了。她祝你诸事顺遂。”

“怎么啦，你们这一伙人打算给我成亲，是吗？”古罗夫瞬息打住话头，提心吊胆地瞅了瞅卧室的门。

“跟这头母豹子？”克里亚奇科脸上出现了惊骇万状般的逼真容颜。“我的天呐！这种想法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敢往外露过。医生早就有言在先……”斯坦尼斯拉夫结巴起来，左右倒着脚步晃荡，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厉声说：“全怪这些医生！他们无话可说了，便给你想出一个‘神经衰竭’的诊断！全都是一派不着边际的胡言！他们真不愧是医生！列夫·伊万诺维奇，人人都知道你是个健健康康的人。躺在黄灿灿的沙子上晒太阳，同倾国倾城的美女结婚成家，哪一个人不做这样的美梦呢？你们知道吗，我是多么地羡慕你们啊，上校先生！”

他用手捂住额头想，这个葫芦里到底藏的是什么秘密呢？侦探的嗅觉不会把侦探自己蒙在鼓里的，于是古罗夫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喃喃说道：

“你跟彼得是怎么串通好的，我不知道。可是你如何才能劝服玛丽娅，即就是上帝来揍我，我也说不清楚！”

“这个问题玛丽娅本人会答复你的。”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回答，接着补充说：“当然喽，如果你有勇气和俗气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古罗夫承认。他从桌子上拿起信封，看了看里边装的东西。“这两张飞机票和旅行证……我应当给你付多少钱？”

“到你寿终人殁也还不清。”克里亚奇科拉长嗓音慢腾腾地说，用劲忍住一脸满意的微笑。“说得再具体点，里边有一个个清单，各项费用全列在上面。你是我们国家精华中的精华！你怎么可以不收杨基也夫大爷给的钱呢？难道你没有组织过光焰照人的战斗，没有冒过自己的生命危险？！你可把老人给得罪了，列夫·伊万诺维奇！说重一点，你是侮辱了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心意，而是民族的礼仪。这些钱是我们堂堂正正挣来的，不拿是地地道道的虚伪！”凭整个思路和感情来判断，克里亚奇科的这一番慷慨激越的陈词，又严肃又中肯。

古罗夫破天荒头一次看见自己的朋友竟有如此胆识，他不知道是谴责还是？……他的话语里隐藏了某些真理。古罗夫的两战友格里戈里和瓦连钦确实负过伤，他自己能活下来也是个奇迹。但是……

克里亚奇科还是意未尽而语不衰：

“如果按照你的高尚榜样，我们大家都应该拒绝拿钱。对不起，上校先生，我是个很普通的常人，钱我已经拿了。你的那一份俸禄在我这儿存着。所有的花费都已扣除。请你不要把我们看成下贱的人和贪财的人。我们的问题就这样圆满地了结，无须再进行讨论。”

他终于一口气吐完了肺腑之言。这时玛丽娅从寝室出来，斯坦尼斯拉夫满脸堆笑欢迎她。

“拿起行李出发吧。”她指着两口不大的箱子和一个旅行包说。“在飞机飞行途中，古罗夫就是想跳也跳不出去了。”

“谢天谢地！”飞机在安塔利亚着陆后玛丽娅画了个十字说。“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在担心，说不定突然收到一份电报，你又该说我不得不回去了。”

“为了要把我从大海拽回去工作，至少需要派来一个排的特警兵力。”古罗夫开心地笑着说，心里想：“这样的事有可能在国内发生！在这儿不会了。”

“尊敬的乘客们，请你们把座位调到正常的位置，在飞机完全停稳之前不要起立。”机舱传出了有礼貌的女声。

下机后怎么办？他们刚一落到异国之地，原来就有的惘然心情更增强了。看见迎客的人群把写着宾馆、姓名和其他不认识的话语的纸牌和布幅高高举过头顶，古罗夫一下子就眼花缭乱了。

“接你的上司在哪儿呢？”玛丽娅说完后自己也手足无措了，但却另有原因。“为什么这些人个个微笑和大笑呢？今天是不是喜庆节日？”

古罗夫走到一排柱子跟前停步，放下手中的箱子。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亲爱的，我去熟悉一下环境。”

“还是你站在这儿等吧！”玛丽娅钻进了人群，过一两分钟便领了一位留着小胡子、满脸堆笑、举着写有玛丽娅名字纸牌的男士回来了。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姑娘，手

里捧了一束鲜花。

“你们好，热烈欢迎光临！”姑娘用纯正的俄语说，用眼睛瞧了瞧客人那么一点行李，显得惊讶而难以置信。“我很荣幸能在安塔利亚欢迎你们！”姑娘一直没有收敛挂在嘴角的微笑。“我为什么会偏偏地想到，既然她是这么一位名演员……”

受到奉承的玛丽娅为她回了个她最拿手、最有魅力的微笑。

正在这隆重而热闹的时刻，古罗夫打断了这位崇拜者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独白，急忙握住玛丽娅的手，露出神秘的姿态说话了，把每个音节拉开出声：

“对不起，我们是……化名……来旅游的。”

“当然喽，当然喽。”姑娘被吓得突然中断，咬紧舌头，换上公务腔调，用土耳其语向小胡子先生说了些什么。后者马上提起箱子，接过玛丽娅的手提包，像一艘威力巨大的破冰船向稠密的人群冲去，不时地同周围的什么人说着笑话。

一辆古罗夫不知其品牌的奶油色高级轿车，喷出一股凉爽的风和真皮革的味接纳他们入座。

玛丽娅认为这样的接待理所当然，古罗夫仍然悬心未落。他悄悄地说：

“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当成别人，接错了人？”

玛丽娅骄傲地看了看他，轻蔑地“噗嗤”一声笑了，觉得像如此这般土老帽式的问题不值一答。

“别怕这怕那的了，列夫·伊万诺维奇。”那位迎接他们的沉默了好一阵子的姑娘开腔搭话，帮着解忧除虑。“我们任何闪失过错也没有。主人正在宾馆恭候你们。”